

千里之外的年夜饭

段邦芹

满桌海鲜味蒸腾着热气：面包蟹的膏黄凝在壳上，像块融化的金沙；生蚝的肌理里渗着蒜香，咬下去满是鲜甜；就连最简单的海蛎煎，也裹着地瓜粉的焦香。女婿说在厦门吃海鲜实惠，这满满一大桌菜还不到一千块。我望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除夕，那时偶尔杀只鸡都是非常奢侈的享受，如今年夜饭都能搬到千里之外的海边，日子就像这海鲜汤，熬得越来越浓稠。

“各位新年好！我给大家拜年啦！”餐厅老板举着酒杯走了过来，福建口音的祝福里裹着笑意：“今天咱们餐厅有从哈尔滨来的，有从云南来的，还有厦门本地的——不管老家在哪，有缘相聚这里，都是一家人！”话音刚落，满厅掌声雷动。

邻桌的广西大姐朝我举杯：“看您家娃娃多乖，这年过得舒坦！”我让大孙女回敬，小姑娘脆生生地说：“阿姨新年大吉！”女儿趁机给孩子们讲：“你看，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地方，说不一样的方言，但过年的心意是一样的，都盼着平安喜乐。”1岁半的小宝似懂非懂，举着啃剩的蟹钳口齿不清地喊“过年好！”，逗得邻桌的人都笑出了眼泪。

不知是谁先站起来，接着整厅的人都举杯起身。玻璃杯碰撞得像一串鞭炮炸开，“祝家人平安！”

蛇年春节前，我们一家自驾游来到了厦门。除夕那天，当暮色漫过厦门街巷时，我们走下了从鼓浪屿回厦门的轮渡。

女婿早已订好了酒店附近的网红海鲜馆，远远望去，餐厅大门上方的红底金字招牌在大红灯笼映衬下显得格外喜庆。推开玻璃门，几十张桌子像铺开的宴席长卷，每一桌都坐得满满当当。喧腾的人声几乎要掀翻屋顶：操着闽南语的当地阿婆正给孙辈夹鱼丸，湖南口音的小夫妻举着手机拍龙虾，邻桌河南大哥的酒杯碰得脆响。几十张桌子拼成流动的年景，南腔北调的祝福混着酒菜香漫过来，比家里的客厅更添几分团圆的热乎劲。

我们落座不久，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陆续摆满桌。“妈，您尝尝这个面包蟹，带点蒜蓉香，不腥。”女婿细心地把蟹肉剔出来，放进我碗里。旁边的女儿正给小外孙女剥龙虾，小家伙急得直拍桌子，油乎乎的手差点按进清蒸石斑鱼的汤汁里。“慢点儿！”女儿笑着拍开她的手，眼里的温柔盛着海的光影。“这虾在咱北方得贵一半呢。”上三年级的大孙女已经懂事，把一盅佛跳墙端到我面前：“奶奶，这里面的海参比咱们家里炖得还糯。”

“祝日子更红火！”“祝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！”……呼喊声混在一处，分不清谁是谁的乡音。我望着身边的亲人，望着那些素不相识却笑脸相迎的陌生人，心里豁然开朗：年夜饭的内核既不是固定的地点，也不是简单的一顿饭，它是亲情的纽带，也是人心的桥梁，是那份跨越山海也要相守的心意。

离开餐馆时，广西大姐塞给小宝一把桂圆，河南商丘的大哥握着女婿的手不肯松开：“徐州和商丘是近邻，离家千里，咱就是老乡！”大家道别的样子，像送别自家亲人出门。回到酒店，我一边摸着两个孩子的头一边发红包：“你们今天主动问候叔叔阿姨，这比考100分还重要。”

守岁看春晚时，女儿靠过来说：“妈，以前总觉得不在老家过年不像年，现在才明白，团圆是跟着人走的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在哪儿都有年味。”我望着窗外厦门的万家灯火，它们和老家徐州的灯光一样闪烁，都照着同样的团圆与期盼。

所谓年味儿，不仅仅是老灶台上的固定配方，它可以是南方海产品里渗出的新意，是陌生人笑脸里酿出的暖意，更是一家人走到哪都拧成一股绳的心意。真正的团圆从不受地理的束缚，只要彼此牵挂的人在身边，哪里都是年，哪里都有家。

年味

冯仰芝

时光的步履如约来到乙巳年岁尾，丙午新年近了，年味一天天浓郁起来。

年味是一种节日意象，到底是什么味道呢？是年夜饭的烟火气，还是大门上对联的一抹鲜红？是春节联欢会悠扬的歌声，还是夜空五彩缤纷的烟花？不同年代、不同的人对年味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在我六十载的年年岁岁中，有一年的年味是最独特、最厚重，也是最令我难忘的。

1977年的冬天特别冷，凛冽的寒风仿佛吹尽世间的一切，到处是空荡荡的。再过几天就要到春节了，对新年的热切盼望，难以掩饰现实的些许凄凉。早饭是一碗白芋干稀饭外加白芋面煎饼，这还是前几天大队向上级申请发放的救济粮。我们家七口人，只领到半篮子白芋干，这就是我们全家准备过年的年货。

隔壁的大婶到我们家串门，看到我们家徒四壁，和室内特别显眼的半筐白芋干，满脸愁容很无奈地说：“家家灶上都是焦干冰凉，一点年味也没有，这年怎么过呀，唉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眼角已泛出泪花。

“日子虽然艰难，祭拜先人不能省呀。”母亲对我说，“你到沂河东岸的姥姥家，给你姥爷姥姥上坟去吧。”我去姥姥家有十多里路，中间横着宽阔的沂河，走长长的河滩不仅特别吃力，还要经过渡口摆渡才能过去。河床上寒风没有任何遮挡，刮在脸上犹如刀割般疼。不仅如此，更要紧的是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身上的棉袄是我姐姐穿过的旧棉袄重新缝制的，褪了色的布面上摆着层层叠叠的补丁，我和同学玩游戏时棉袄的大襟还撕了个大口子，灰硬的棉花露出来，似乎在咧着嘴讥笑我的窘迫。我怎么好意思去走亲戚呢？母亲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：“我去路南的石头家，给你借件衣服吧。”母亲边说边向外走。

穿着母亲借来的新棉衣，着实让我在亲戚面前光鲜一回。吃过午饭，我向大妗子告别，刚出门碰见小舅从外面进来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关心地问我几时过来的，留我住一宿再回去。小舅说你这衣服是借来的吧，家里年货筹办得怎样了，做豆腐了没有？小舅一句接着一句地问。

豆腐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，那是过年做饺子馅的美味食材。我结结巴巴地说“没、还没有”。小舅听见我的回答，嘴角抽搐了一下：“你等会儿，我让你妗子给你榨两瓢黄豆。”不一会儿，小妗子提着半袋黄豆走来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：“就这点豆种，明年自留地拿什么种？”小舅说：“先把年节过去，再想法子。”

大妗子听到动静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急匆匆地跑回自己家，端着满满一瓢黄豆，小心翼翼地倒进装黄豆的袋子。

三舅和三妗子不知怎么也知道了，三妗子提着一小纸盒鸡蛋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天冷，鸡不怎么下蛋，就攒这些，也带上吧。”小舅吩咐我二表哥：“你帮你表弟背着，给送上船吧。”小表弟边撒娇边恳求道：“我也去，我能帮表哥捉鸡蛋。”

我们表弟三人沿着沂河大堤走一阵跑一阵，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渡口。二表哥把口袋从肩上放下来，帽子都被汗水浸湿了，在寒风中冒着雾气。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枚硬币，不由分说一把塞到我的手心：“给你的船费。”我和二表哥推却着，小表弟也来凑热闹，从口袋里掏出两枚“乾隆通宝”铜钱：“这个……也给你吧。”“船家不要这个古董，你还是留着玩游戏用吧。”说完我们三个开心地放声大笑起来，这纯真的笑声带着对春天的憧憬和希望，也带着亲情和温暖在空旷的河床上空传出很远很远……

除夕当天下午，又白又嫩的豆腐出锅了，院子里飘散着热气腾腾的香味。母亲切下方方正正的一块，对我说：“赶快给你大婶送去，让他们家的饺子馅也添点年味。”那年初一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又嫩又鲜的豆腐馅饺子，父亲忽然动情地说：“今年，真有年味啊！”

现在的物质琳琅满目、丰富无比，就算日常生活也比那个年代的节日要丰盛许多。我常常回想起童年的欢快时光，回味过年过节的味道。年味不仅仅在有形物质的感官享受，更存在于那份守望相助的人间醇厚真情。年味不因物质匮乏而淡薄，也不因物质富庶而浓厚，年味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真诚的感受和感动中。

年味中的变与不变

倪涛

日历一页页撕向岁末，空气中的年味愈发醇厚。有人说年味淡了，实则是它换了模样，表达方式随时光更迭，可藏在深处的温情与期盼，始终扎根心底，从未改变。

儿时腊月，家里浸着手工劳作的香气。奶奶坐在炕头揉面塑形，将面团捏成鱼、兔模样的花馍，蒸好点上红点，年的仪式感便落了地。院角竹竿挂着父亲精心腌制、日光熏染的腊肉，村口粉条作坊的淀粉浆漏成细条，在寒风中凝出晶莹，家家户户排队团购，都是年夜饭的必备滋味。那时的年货，裹着手作温度与等待的耐心，每一样都透着对新年的郑重。

如今的年货清单，被网购礼盒与云端联结改写。指尖轻点屏幕，天南地北的特产便跨越山海送达，精致的坚果礼盒、真空腊味、吉祥纹样糕点，就连传统花馍也能借冷链递到异乡。这份便捷里，藏着和从前一样滚烫的心意：在外年轻人翻遍家乡老字号，挑手工礼盒附上手写便签寄给父母；长辈学着网购，只为给远方孙辈挑新衣、囤零食。年轻人还会陪家人“云逛年集”，对着直播为父母下单心仪的老物件，镜头内外的暖意，揉碎了千里距离。

视频通话成了跨越山海的拜年方式，藏在其中的牵挂却半分未减。不用顶风冒雪赶路，轻点屏幕便见家人笑脸。年夜饭时，在外的人对着镜头展示饭菜，仿佛同坐老家餐桌；家庭群视频里，分散各地的亲人同框，长辈叮嘱、晚辈拜年讨红包，网线隔不住真切的祝福。年轻人还会放慢脚步，让镜头扫过家门口的春联、灯笼，把鞭炮声传向屏幕那头，让跨屏的年味依旧浓郁，拜年的仪式感以另一种姿态延续。

老习俗与新方式温柔相拥，年味便有了更饱满的层次。它藏在从前的手工温度里，也融进如今的网络联结中；沉淀在面对面的寒暄里，也流淌在跨屏幕的陪伴中。岁月不停歇，年味的表达方式代代更迭，唯有对新年的向往、对亲情的坚守，如陈年老酒，在时光里越品越醇，这便是年味最本真的模样。